

听妈妈讲老外婆的故事

蒋叶俊

妈妈爱唠家常,但不大会讲故事。小时候,农历七、八月份,天气最是闷热,星夜蝉鸣,偶有微风,妈妈会拿一把蒲扇,带着我和姐姐到门前的庭院里消暑乘凉。

有时也会到邻居家,三两个农家妇女带着娃儿,摇着蒲扇,不时拍打着腿上的蚊子,说些家长里短,一点儿也不用担心时辰早晚。约莫半个小时,有人打起了哈欠,大家便自觉地各自散了。

有几次乘凉的时候,没有唠嗑的人,妈妈便与我们说起了老外婆的故事。对于长辈,妈妈很是孝顺,只是很少带有浓浓的感情,以前的日子是苦过来的,回忆起来也是辛酸的。说起老外婆,妈妈脸上有了笑容,好似回到了记忆中的某个愉快场景。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妈妈只是随意地说一些生活细节,比如老外婆会跟她玩小游戏,做的饭很好吃。我没有见过老外婆,在我和姐姐的印象里,妈妈做的饭最香,只不过在妈妈看来,老外婆做的饭才是最可口的。

妈妈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五个弟弟妹妹,为了帮外婆照顾家里,只读了三天书便辍学了。在妈妈的记忆中,外公外婆总有忙不完的事,几乎从来没有和她玩过,而老外婆却对这个外孙女格外喜欢,会哄着她玩,逗她开心。对于妈妈来说,童年记忆中美妙的那一部分,有一大半是老外婆编织的。

由于没读书,妈妈很小就会操持家务,性格也颇为开朗、泼辣。那个时候,生产队有一大片茶场,妈妈十三四岁就开始在茶场干活,大家都晓得,这个妹子性格要强,吵架从来不吃亏。

后来结了婚,不巧,爸爸也是个犟脾

气。两个人干农活都是一把好手,吵起架来也分外激烈。他们慢慢磨合着,直到我们上小学,相互脾性摸熟了,也妥协了,家里的吵闹声才鲜少听到。于是,我们得以有时间和妈妈到院里乘凉,听大人们讲故事,享受那难得的惬意时光。

读小学三四年级那会儿,村里有人买电视机了,一开始,大家觉得新鲜得很,看《莲花争霸》《白眉大侠》,尤其是这些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曲,很是好听。夜幕降临,电视机一开,天线一摇,村里的人来了一半,蒲扇依旧拿着,却忘记了睡觉的时间,看完两集,才意犹未尽地各自散去。

后来,电视机多了,大家都窝在家里了。没了庭院里的聊天,也没了院坝里的露天电视,村子里一下子安静了,只有布谷鸟的叫声断断续续传来。

初中的时候,我家也买了一台电视机,21英寸的彩电,爸爸为此很是神气。从此,这个物件霸占了妈妈晚上有限的闲暇时间,她很是投入地感受着电视里一个个温暖故事,跟我们讲故事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了。

不过,有些时间是独属于我们一家子的。快过年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忙活的了,赶集、劈柴、打扫收拾、贴个对联,等待着热闹闹地辞旧迎新。晚饭后,一家人围着敞口的土灶火,说着一年的高兴事和我们的学习,有时也会说一说妈妈和爸爸以前的故事。

妈妈会讲的故事不多,有那么几次,她又跟我们说起了老外婆的事。也许是觉得我们长大了,妈妈就说得更多了些,很多细节和画面,就像印在她脑海里一样,一点一点,拼凑出了那位我很想见,却只能凭想象去认识的老外婆。

妈妈说,老外婆很善良,是她见过最心

善的人,用老百姓最朴素的话说,老外婆有着菩萨心肠。仿佛世间的一切对别人有好处的事,老外婆都愿意去做。路上看到了一棵刺,老外婆都会捡起来扔到一边,生怕扎到别人。流浪乞讨的人到了老外婆家门口,哪怕自己口粮不够,老外婆也要让人垫下肚子。

老外婆很早就和丈夫分开住,具体什么缘由,妈妈也说不清楚,在她的记忆中,几乎没有这位外公什么印象,只记得他是个木匠,和外婆感情并不好。

老外婆生过四个孩子,前三个都是刚刚出生就夭折了,为此,老外婆很是难过。也许是孩子的原因,老外婆对自己的丈夫有着怨气,老外公成了她唯一不愿关心的人。

老外婆生的第四个孩子,也是她唯一的孩子,就是我的外婆,她分外地珍惜,仿佛这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光亮,这种在乎,有时候甚至让她很是矛盾,含辛茹苦地送外婆读书,省吃俭用给她争取最好的学习机会。

但我的外婆在20世纪50年代考上中专,需要去外地读书的时候,老外婆又是万般不愿,就像世界的光将要消失,生怕一松手就再也抓不住,最后硬是让我外婆放弃了外出读书的机会。

这件事,外婆耿耿于怀,万分遗憾。后来,外婆嫁到了离家不远的村子,嫁给了我外公,一位高高瘦瘦,一天到晚板着脸的青年。

外公是生产队犁田小组的组长,力气大、技术好,一天的工分是生产队拿得最高的。虽然外公只知道干活,不善言谈,总是一副别人欠他两升米没还的表情,不过,老外婆很是喜欢这个女婿,觉得自己给女儿找了个踏实能干的人。

那个年头,一家生十多个的都有,但养

不活饿死的也不少。看着唯一的女儿成了家,孩子越多,老外婆既高兴又担忧,生怕饿坏了孩子。

老外婆每年的口粮一百斤谷子,碾成米也不过六七十斤,完全不够吃。她总是省着吃,红薯、苞谷、野菜换着吃,有杂粮就吃杂粮,能对付一顿是一顿,挨过去就坚决不吃米饭。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总要给我外婆家送几升米去,年复一年,从未间断。

在妈妈的记忆里,关于老外婆的所有故事似乎都是美好的,哪怕那个时候是那么艰难。不过,有一件事是妈妈难以释怀的。

一天傍晚,外婆让她送一袋农具给老外婆。那个时候妈妈已经快十岁了,十来里的路,一蹦一跳,走路飞快,一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外婆的住处,顺利完成了任务。

看着外孙女,老外婆很高兴,非留着吃饭。老外婆大方地煮了一把米,全盛给了妈妈,她自己拿着一个空碗,把碗抬得很高,笑嘻嘻地说:“我们两个来比赛,看谁先吃完。”

在家里除了逢年过节,从来没见过饱饭,看着香喷喷的米饭,妈妈没多想,飞快地把饭吃完了。抬头看着老外婆还在津津有味地假装吃着,听着筷子轻敲瓷碗清脆声,十岁的妈妈已经懂事了。

准备回家的时候,老外婆突然说肚子疼,要去解手,可是解完手后疼痛并没有缓解,冷汗直冒。妈妈吓坏了,按照老外婆的嘱咐,一口气跑回家把外公叫了过来。那个晚上,她和外公守在老外婆家,请来了隔壁村的赤脚医生,用了些土方,却依然没有好转,老外婆疼得死去活来,喊叫声持续了一晚上。

第二天,外公背着老外婆去了镇上,镇

上的医生也看不出个名堂,简单开了点药,就让老外婆回家了。在外公住了一个星期,疼痛一直侵蚀着她瘦弱的身躯,外公又必须到生产队出工,实在没办法,就把老外婆送了回去,让妈妈每天过去照看一下。

后来,眼看老外婆快不行了,外公又把她接了过来,十来里的山路,外公背着老外婆,妈妈跟在后面,安安静静地走着,偶尔听到老外婆痛苦的呻吟声。没多久,在一个难眠的夜晚,老外婆的哭喊声终于停了下来,再也没有响起。后来有人说,这种症状是阑尾炎,老外婆很可能是被阑尾炎活活折磨死的。

说起这段往事,妈妈是很伤感的。她为老外婆这么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没能安度晚年感到难过和不甘。

与妈妈喜欢讲老外婆的故事不同,外婆不大愿意讲老外婆的事,当我们长大了,想多了解一些老外婆,几次问起外婆时,她总不愿多说。

不过,就像老外婆分外喜欢自己的外孙女一样,外婆也格外疼爱自己的外孙、外孙女。由于妈妈是大女儿,出嫁得早,生儿育女也早,我和姐姐也就享受了很多特殊的关爱。

外婆很疼爱我和姐姐,而且她做的菜非常好吃,我们很多孩童时候美好的回忆也都跟她有关。比如赶集给我买了一顶电视里小王子戴的草帽,比如想起来都要流口水的辣汤面,还有旁人怎么煮都感觉差一点味的老豆汤。

如今,外公外婆已是九十高龄,儿孙满堂,平安喜乐。老外婆若地下有知,肯定是欣喜的,因为她最疼爱的女儿,她中意的女婿,她疼爱的外孙女,都过着幸福的日子,像她所期盼的那样。

母亲的礼物

唐永松

每年端午节这天,母亲都要赠送一份礼物给我,这份礼物是一个香包。香包的形状或心形,或猴子的形状。猴子的也简单,就是一个低着头、手足向前抱拢的形状。心形的香包就是用一块红布做成,而猴子的香包是两种颜色,黑布做头、手和足,身子用红布,形成鲜明对比,里面装满了香面粉,很香。猴子的香包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屁股下面吊三五粒大豆,似猴子拉的屎,寓意发财。不管什么形状的香包,母亲都会让我选一个合适的挂在颈上,以保佑我健康成长。

在我十四岁以前,除了香包还伴随着另一件礼物——一双布鞋,十四岁以后就再也没有布鞋了。

十四岁是我人生的一道坎。这一年父亲去世,这以后母亲即便想做布鞋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了,但做香包却一直坚持。曾记得父亲去世后母亲赶牛场那些年,通常是在端午节前一天傍晚,赶了一天牛场后,母亲回家后又赶忙到离家两百多米远的小街上买点香面和一团红线,扯(买)一尺红布,然后在吃过夜饭收拾好家务后连夜为我做香包。

母亲的手并不巧,做出的香包也不精致,那一针一线下的针脚长短不均匀,有的宽,有的窄。因为做法简单、粗糙,不管是心形的还是猴子的,大大小小的香包母亲会一口气做十来个。心形的香包大的有巴掌那么大,小的有纽扣那么小。猴子的香包大的有斗碗那么大,小的有拇指那么小。

第二天清晨,我醒来的时候就见堂屋的方桌上放着十几个心形和猴子的香包,我和两个妹妹一人选一个后,剩下的要么钉一颗钉子挂在墙上,要么挂在罩子内。挂在罩子内的多。我通常选的是猴子的香包,猴子机灵又顽皮,是我喜欢的样子。这也正合母亲的心意,被贫困和苦难折腾大半生的母亲希望她的孩子将来能发财。不过我戴上两三天后就取下来了,正是活蹦乱跳的年龄,一直挂在颈上显然不方便。但母亲为维系她的意愿便把我取下的香包放在我的枕头下,让香包彻夜陪伴着我,这样祈愿便不会被中断。

当然,记忆最深的还是母亲为我做布鞋。母亲做的布鞋很有特色,她会在布鞋的前端,从大脚趾开始,到小脚趾的位置,用线结出一个又一个小圆圈,大豆那么大,弯弯的,一小长排,有九个。母亲说,

九个圆圈象征着九只眼睛,九只眼睛同时睁着的时候少,同时闭着的可能性也小。那么,这只闭着的时候,那就睁着,总有一个或两个小圆圈是睁着眼睛照耀着我走路,不让我摔倒的。这与周围人家做的布鞋完全不同,她们没有给鞋做“眼睛”。这大概是母亲的独创。

做布鞋的程序很繁杂也很麻烦。母亲先叫我到河坎边的楠竹林里找楠竹壳,回家后用湿毛巾把楠竹壳上的灰尘和毛毛擦掉,然后要我光着脚踩在楠竹壳上。这个时候母亲就用我写作业用的圆珠笔或铅笔沿着我的脚把我的脚形画下来,画下来后,剪去多余的楠竹壳,剩下的就是与我双脚一模一样的鞋样了。接下来就是用面粉熬糨糊。糨糊熬好后,将平时扯布做衣服剩下的边边角角、花花绿绿的布料用热乎乎的面粉糊粘贴在楠竹壳上,一层一层又一层,大约有一厘米厚。糊好的布板放在太阳下晒。十天半月晒干后就用一把扎实的大剪刀沿着楠竹壳剪去多余的布料,一双鞋底样就做成了。

接下来就到了攻坚克难的时候,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纳鞋底。一根大头针带着一段长长的麻绳在鞋底上戳过去戳过来,全靠顶针顶加上牙齿扯,很是吃力。每戳过去一下,麻线就得缠绕在包着一块手帕的右手掌上使劲地拉扯,让麻线紧紧地嵌在鞋底上。一双布鞋不禁穿全凭这麻线拉没拉紧,没拉紧的鞋底容易松散。就是这一戳一扯一紧再一纳一扯一紧才能做出布鞋的韵味。每戳两下纳两下,那根大头针似乎就钝了,这时候还得把大头针放在浓密的头发上摩挲几下,就像刀在磨刀石上磨两下一样,等大头针锋利后才又在鞋底上利索地戳过去又扯一下紧一下,戳过来后又扯一下紧一下,如此反复。

做鞋底的过程也很漫长,不是一天两天,可能是一月两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个过程需要持之以恒,需要千锤百炼。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纳鞋底,还有许多必要的家务事要做。等该做的家务事都做完了,有空了才坐下来纳鞋底。很多时候,一家人都睡觉休息了,母亲还坐在堂屋的小凳上纳鞋底。

一双鞋底做好后就开始上鞋帮了,这一步稍微轻松些。母亲说灯草绒的布料暖和些,那些年我穿的布鞋鞋帮都是灯草绒的。

在我半懂事半不懂事的童年,会欣然接受母亲做的布鞋,觉得穿着舒服。可随着年龄的成长和环境的改变,周围的同龄小伙伴已不再穿布鞋,而是穿白网鞋,我就有些瞧不起母亲做的布鞋了,觉得母亲做的布鞋很土,便穿着不愿意穿了。母亲拗不过我,只得任由我。不过,即便白天没有穿母亲做的布鞋,晚上洗了脚还是得穿。这一点我又拗不过母亲。

童年时候的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年年端午节费时费力一针一线做布鞋给我穿。因为哪怕是过年,母亲也从来没有像过端午节一样隆重地送礼物。过年要穿的新鞋都是买的,从来没有做过。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或是讲究。我从来没有问过母亲,好像也忘记了问母亲。

如今母亲去世了,再没有人在端午节这天送礼物给我了。



乡村记忆国画

刘安忠作

赤水崖恋歌

陈正强

——
凄美的传说
叶落时 草木的飞翔
在天空和地面
三省都能听得见的鸡鸣声里
奔赴远处 逆风的影子
云彩在浪花里雷鸣般地告白
思念在乱石中徘徊

爱被再次流亡
每一块岩石 都是一颗血性之魂
都是一个睡久了的部落
似群星似流水似长短不一的诗句
被反复修改 不断思念
在喜鹊寻偶的季节
神话羞涩了
鱼儿游历的时光

这样的夜晚 与山崖对话
听江水轻唱大自然的歌谣
民歌欲说还休的情缘
在这里 群山替代了高楼
谁有幸在此刻与她相遇
一针一线地刺绣
山水秋景图

二
时光翻卷的思索
岩石 流淌鲜红的血液
浸润沙滩 提前接住了
战栗的沉默
黑夜 包裹山峰

摩崖 岸边石头和青草
爱是神遗忘的预言
悬崖绵延的生命

月光温柔 细语如丝

你说
百鸟亭边 那双巨型的足印
在油灯装饰的夜晚
隐隐闪烁着一场暴雨 惊雷
或山崖千年记忆

生命牵挂着生命
泰戈尔的灵魂 为生活加持意义的
稻穗弯了 感恩时光
云朵 踏着溪流运行
星星的答案
葡萄在浪花之上

三
生命 一只山鹰
以山水为念 缠绵的恋曲
穿过峥嵘的黄昏 灵魂
在暮霭里 羊群像一缕缕苍烟
铺开无数小径

一只鹰在啄着什么
俯瞰 轰鸣而下的绝唱
安身于山崖之中的岩莲花
花瓣的守望 一些怀想
让时光淡然或丰盈

风 拨响河水的琴音
与乱石相撞 水的语言

在阳光下 在风里

沉默高出一棵草的仰望

四

光阴易逝 夕阳传唱的故事
在人间孕育硕果与种子
赤水崖装满的恋歌
炊烟的母语

在河流之上闪着余光

在高山与河流之间 飞鸟
一匹岩的孩子跑出来
飞翔之外的事物
在浪花中寻找空灵的长调

山腰上有片村庄 那些石头
长久站立成寨
一根根钢筋在说些什么
一块块水泥在说些什么
铁在沸腾 鸟声
穿过正在开花的山崖

黑夜拉远了群山
生活的表象而隐秘的表达
是野花是山雾 雨滴散落于高原
生命之美 复调洞洞回荡
音符漫过桃花 仿佛
寻找属于自己的色彩